

新秋之味



如是我見
李丹崖

節令，彷彿在人的體內安置了一座獨特的生物鐘。新秋一到，人的消化系統異常發達，早晨八點才吃的牛肉饅，到了十一點半左右，又腸鳴如熊哮。牛肉饅是吾鄉一種特別抗餓的吃食，用牛肉、粉絲和麵粉做成十厘米左右的厚餅，在鍋中倒油煎熟，若在春夏吃上一塊，半天不餓。不曾想秋日卻餓得這般快。

一直覺得，季節有物候，人的身體內也有物候在。秋日，是豐收的季節，各種食材下來，腸胃也習慣性地增強了消化功能似的。也或許有另一種可能，秋日走向深處，寒冬就不遠了，身體自動加速運轉，讓我們多積蓄一些營養或脂肪，準備越冬。

我喜歡說「越冬」，在秋天裏，多吃一些牛羊肉食，所謂「貼秋膘」，這樣，滿身積攢下來的「膘」，好似一艘船，讓我們從容地度過冬天。如此，所有的快速到來的飢腸轆轆，都好似一場籌謀。也或許可以看成是兌換一張張「船票」的過程。

秋風一起，落木蕭蕭，這時候，走向田間，紅薯的葉子還是墨綠的。秋日裏，紅薯葉是道好菜，可以選取紅薯秧長勢最旺的頭部，連同紅薯梗掐下來。把紅薯梗和紅薯葉分成兩撥，紅薯梗可以焯水後炒食，最好配以辣子，鮮爽勁脆，食之，唇齒之間似有一場交響。至於紅薯葉，我最喜歡的還是做成紅薯葉窩頭，紅薯葉洗淨了，稍事剝碎，與麵粉一起捏成窩頭，蒸熟後，佐以鏝子裏新醃製好的西瓜黃豆醬來吃，讓人大呼過癮。最有趣的是，紅薯葉窩頭的凹槽，似乎專門為承載西瓜黃豆醬而生，抹上去一勻，吃起來，快慰口腹。

想起舊時，每每到了秋日，母親總會從雞窩裏掏出一隻下蛋雞。她滿含不捨地說，還在下着蛋呢，還在下着蛋呢。但是，娃要補身體、長個子，原諒我吧。

秋日裏，用半天的時間，在沙鍋裏燉上一鉢雞湯，那香氣，簡直可以把半個村子的饑娃子都召來。這樣的雞湯，我最喜讓母親在其中揪一些麵片兒，吃得大汗淋漓，捋着肚皮出門，還不時炫耀，我今天喝了雞湯。時至今日，我仍有在秋日吃上一碗雞湯麵葉的習慣，口味有記憶點，好似鬧鐘，一到某個季節，就會提醒你，該吃些什麼吃了。

對了，煮湯上面的那層黃騰騰的雞油，最宜淋在豆腐腦上來吃。舊時，有走村串鄉挑着兩隻大瓦釜的豆腐郎，專門賣豆腐腦。母親一般不喜歡用豆腐郎提供的澆頭，只用雞油，豆腐的鮮，搭配雞油的順滑，那滋味，至今想起來念念不忘。

如果秋天走得足夠深，清晨去田間，會降下一層清霜，遠遠一望，似有還無。這時候，是蘿蔔成熟的季節。吾鄉皖北，沙土地上成熟的沙窩蘿蔔，有水果的潛質，剝皮生食，甜脆可口，絲毫沒有竄鼻的辣味。舊時，很多酒桌上都有沙窩蘿蔔，配以花生米來吃，可謂「黃金搭檔」。皖北的大澡堂裏，也有沙窩蘿蔔。泡完了澡，師傅會從蘿蔔根鬚處橫切一刀，然後豎立開，成蘿蔔芽，掰而食之，迅速補充泡澡時身體內流失的水分，昏昏腦腦為之一新。也有紅蘿蔔，最宜燒肉，肉最好是五花肉，與紅蘿蔔塊一起紅燒，干滾燉煮，蘿蔔的香被油脂充分激發出來，配新蒸出來的長粒米飯來吃，疾風掃落葉，能很快幹掉兩碗。

秋日裏，不光饒美味，更饒茶。若要問我秋日裏最宜吃什麼茶，個人覺得老白茶最宜。不管是銀針，還是白牡丹，抑或是貢眉或壽眉，泡了煮了，茶湯誘人，配上綠豆糕吃上一個下午，竟然吃着吃着又餓了，真是咄咄怪事。人在秋日，似乎肚子裏的饑蟲多一些，而茶又能開胃，雙重誘惑之下，人的胃口真是開門大開。

秋天嘛，收穫之後，就閒下來，饒點也好。辛苦了兩季半，在秋天的後半程，不妨閒下來，犒賞自己的口腹。



繽紛華夏
楊田田

寒山寺位於蘇州城內，相傳建於六朝時期，距今已有超過一千五百年的歷史，其因唐朝詩人張繼的《楓橋夜泊》而聞名，我亦心嚮往之。近日難得造訪，是為一記。

寒山寺內，香火繚繞，遊人如織。大雄寶殿內，不少善信跪拜祈願。大雄寶殿外，許願的紅絲帶被密密地綁在香爐上、樹上、磚窗上乃至石像上。細長的紅絲帶隨風飄動，隱隱地透出人手寫的願望字句，也是一景。大雄寶殿後方是藏經樓，門口懸掛

着趙樸初所題的「寒拾殿」牌匾，筆法蒼道有力。藏經樓側面是鐘樓，應該就是「夜半鐘聲」的源頭了，此處有不少遊客在靜候敲鐘。過「德福」石門往後走，就來到寒山寺標誌性建築——普明寶塔。普明寶塔高五層，為仿唐式。寶塔台座四角的草坪上有石燈籠。寶塔外側繞有池塘，池塘上架有露台，露台有橋與寶塔相通。塘內的肥美錦鯉，游來游去，逗人喜愛。圍繞着普明寶塔的四周牆上是「寒山寺碑廊」，掛滿了歷代文人墨客們用各種字體書寫的《楓橋夜泊》，堪稱《楓橋夜泊》的「書法特展」。

大雄寶殿—普明寶塔是寒山寺的「中軸」，「外環」則散布着假山怪石、蔥綠植物、嬌艷小花和小橋流水等景觀，一步一景，引得遊人紛紛拍照。其中有兩批拍照遊人讓我印象深刻，也窺見當前的一些風尚。第一批是幾位身穿漢服、面容姣好、身材婀娜的美女，她們在嶙峋怪石中擺出多個造型，讓攝影師拍攝——這是「漢服風」。另外一邊，是一位身穿校服的小男孩，他的媽



▲寒山寺位於蘇州城內。 資料圖片

媽正對着他拍視頻。只見小男孩對着鏡頭，皺着眉頭，極不情願地拖着嗓音背誦《楓橋夜泊》：「我是三年（二）班——陳××。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不行，都到第七次了，還磕磕巴巴的，重來。」他的媽媽不耐煩地擺手：「瞧你背成這樣，媽媽怎麼發抖音和小紅書？」——這則是「雞娃風」。在千年古剎，見證當下潮流，古今風華，相互輝映，頗為有趣。

鈎扣·約束



◀漢時期的鏤空龍鳳紋飾帶鈎。 作者供圖

▼春秋年代的水禽造型帶鈎。 作者供圖



鍵。

王仁湘教授在原書章節「鈎扣約束錄」中有寫這故事外，還解說了玉鈎初出良渚、孔孟與帶鈎的故事、竊國者侯竊鈎者誅、榮辱與共繫一鈎的鈎弋夫人、漢時仿古董、曹丕的偏愛、鈎中之王與王者之鈎、海昏侯亦漢廢帝劉賀珍愛的老器舊鈎、大雲山出土「長毋相忘」的雙鈎、鮮卑頭：帶扣曾經的名字（不是古代族名上的鮮卑，漢王逸註稱「鮮卑，袞帶頭也」）及藏鈎二十七篇研究文章等等。他根據科學發掘出土的帶鈎，在這基礎上對帶鈎的起源、發展、傳播作推論及考證，其中對起源作出了研究，以實物解說初出自良渚文化，將傳統三千年的看法提前至四千年。

帶鈎一般造型包括鈎首（多飾以獸首或鳥首）、鈎頸、鈎體（有雕上圖案或出廓螭虎）、鈎尾（亦有雕上圖案）、鈎鈕（在鈎體下呈倒磨菇形，間有雕上圖案）；亦有鈎體鑲金銀或綠松石，帶鈎原料以銅、玉為主，亦有金質、銀質、鐵質、骨質等、亦有少數以瑪瑙或琉璃物質製成。基本形態以曲棒形為主、亦有獸面、水禽、琵琶及長牌形、全獸形等。

傳統概念上帶鈎是用作束腰，稱為革帶用鈎，在臨潼秦代始皇陵俑坑出土陶俑可見是腰腹束帶，以長度數厘米的鈎穿連；但從廣州象崗出土的南越王墓出

土文物中，就出現一些長達十五至二十厘米玉質帶鈎，飾龍虎紋，其中近二十厘米的由八節玉片中以鐵條穿連組成，這種帶鈎應是佩器、佩物用鈎，與一般束腰用鈎不同，想像在腰腹配上近二十厘米的帶鈎，用作束帶幾不可能，出土的長型帶鈎多未見在死者腰腹部位，亦有見於肩膊位置，相信是有佩飾的功能。

另一種用於束腰功能的帶扣，出現約在春秋年代，與帶鈎不同的是環孔和舌針兩種，一般是裝於帶頭，方便解結，與現今束腰帶方式相似；這種形式，亦流行於草原地區，所以有源於鄂爾多斯文化之說，當這類帶扣出土於中原地區日益增多，而具有活舌，與草原地區流行不一樣，「北來說」漸被否定。鄂爾多斯式多呈長方形牌，銅質為主，以動物為輪廓，多鏤空，具草原風貌，與中原的龍形、虎貌或水禽圖飾不一樣。

逝世多年的古文物收藏家王度，生前致力中華文物保護及傳承，在旅美期間收集從東方到西方、從商代到現代各種帶飾五百多件，出版專集《帶飾三千年》，北京大學原考古系主任李伯謙教授特為其專集題名，將藏品公諸同好，分享流散海外以及西方的帶鈎特色。

「約束自己，方得矜莊自在，小小的帶鈎帶扣，還真不能太小瞧了。」王仁湘教授語。



文化什錦
鄭凱迎

收到古文物收藏家洪先生轉來的講座通告，講座主題是「束帶矜莊 君子謙謙——古代帶鈎與束帶文化」，主講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王仁湘，主辦機構來自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的中國考古藝術研究計劃，講座在八月二十五日網上直播。洪先生專注齊家文化，聚焦高古玉器，亦旁及各朝代文物研究，敏求好學，樂與友人分享其收藏、體會及文物藝術研究信息。

這次講座講者王仁湘教授，是歷史學者、考古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亦是南京師範大學教授；講座主題是束帶用具，是王教授涉獵鈎扣器物多年的研究心得，他早年應《中國文物報》之約，設「鈎扣約束錄」專欄，解說帶鈎的源流及相關問題，及研究古代北方草原帶扣，經輯成書，在二〇一一年代經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十年後補充多篇研究文章，由文物出版社再版，並改了書名為《束帶矜莊》；是次講座，亦以此為名。

束帶用具的帶鈎，從考古研究所得見於良渚文化，是生活的用具，也因為這用器，近三千年前的春秋時代歷史差點為之改寫；王仁湘教授及台北故宮博物院前副研究員簡松村也說了這事，後者更以《齊桓公的幸運符》描述這故事，話說春秋年間齊國在位君主齊襄公被殺，繼任成為各方角力的大事，一方護送早年逃亡魯國的公子小白，另一方則發兵支持流亡魯國的公子糾返齊，爭奪君位，公子糾派先遣至魯國，由謀臣管仲發箭企圖射殺小白，不巧這一箭正好射在小白身上的帶鈎，小白佯裝中箭，騙倒管仲後，追星趕月急行返國，搶先登上君位，這足智多謀及幸運的小白，就是後來鼎鼎有名的春秋五霸之首——齊桓公。不少古籍都當大事記述，如《國語·齊語》：「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鈎。」《史記·齊太公世家》：「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鈎……桓公中鈎佯死，以誤管仲」。小小的一方帶鈎，竟然成為影響歷史的關

動人與引人



自由談
陸海

閱讀是我最大的愛好。閒下來的時候，我往往拿起一本書，在窗前細讀，細味作者的心血結晶，正如文天祥的詩句，「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書讀多了，總喜歡想一個問題，文學作品到底能給人提供什麼？文學作品是把個人感情和社會人群的感情糅合起來，捕捉生活的各個角落，配合藝術技巧和修辭提煉出來的。它們不僅是供人消磨時間，而更多的是生活的體驗、人生的智慧和反思，可以蕩滌心靈上的塵埃，讓我明白物質不是一個人生命的全部，而是有更高層次的領域。由窗外眺望，只見藍天白雲，下面有浩瀚的大海，遠處有青嶺連綿，遠山含笑，向下望家居樓下的花園，但見草木清幽蔥蘢，生機勃勃，頓覺心中一下子豐富起來。

不過，文學作品這種功能不是掛上文學的名字就可以提供，必須是人們心目中的好作品。何謂好作品呢？我認為第一要素是動人，即能感動人，引起人們的共鳴。翻開一篇散文或是一本小說，順着作者的筆觸走，覺得作者描述的事情好像是讀者親身經歷的，有血有肉，傾訴的情感也是讀者要傾訴的，有光彩也有灰暗。於是作品中的人物高興讀者也高興，作品中的人物悲痛讀者也悲痛。當我讀到《紅樓夢》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斷痴情，薛寶釵出閣成大禮」，黛玉焚掉所

有的詩稿，將自己和寶玉的知己之情清零，不禁掩卷長嘆，內心久久不能平復。

除動人外，好的作品還須引人。能吸引讀者的作品離不開上乘而有特色的寫作技巧，就是說，要寫得跟別人不一樣。比如矛盾的《蝕》三部曲：《動搖》《幻滅》《追求》，整個三部曲以一群小布爾喬亞（即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為主體，通過描寫他們思想動態的起伏、生活經歷的跌宕，真切地刻畫出革命隊伍存在的矛盾和分歧。整篇小說中，有個性解放、個人奮鬥及投身革命三個觸發點，以主角章靜從追求到幻滅的循環的個人經歷，貫穿了觸發點，產生強烈衝擊力。這種貼近社會現實而又深入描寫心理狀態的寫作手法，用社會分析的手法，透視社會各階層，在以往的小說較為罕見。又如何其芳那首著名的新詩《預言》也讓我回味：「讓我燒起每一個秋天拾來的落葉，聽我低低地唱起我自己的歌。那歌聲將火光一樣沉鬱又高揚，火光一樣將我一生訴說。」何其芳對於藝術形式之完美，表現出執著的探求。在詩歌方面，十分講究完整的形式、嚴格的韻律、和諧的節奏，並注意表現出詩的意境。因此，他的詩，明顯具有細膩和華麗的特色。遇到這般優美的詩篇，我是忍不住再三品嘗的。

文學作品能動人、引人，便能一接觸到讀者的眼睛，就自然地牽動其感情，使他們笑，使他們憤慨，使他們扼腕，達到一種穿越時空的境界，帶給他們心靈上的昇華。



文人文玩



市井萬象

香港茶具文物館正在舉行「文人文玩——中國文人用具與茶生活」展覽，展出近百組精選自香港藝術館和茶具文物館收藏的中國古代文房用具、雅玩及茶具，展現中國文人博學好古的審美文化。展覽亦透過互動裝置介紹中式茶席的用具和擺設，參觀者更可親自設計屬於自己的茶席，藉此體驗中國茶文化的魅力，感受悠閒的茶生活。 香港中通社